目　录

第七军提前入湘及其在北伐中的几个重大战役……尹承纲（1）
第七军在北伐中几次重大战役的回忆……莫树杰（15）
新桂系的第十三军……张光玮（25）
新桂系倾巢入湘策应冯阎反蒋战争……黄梦年（31）
新桂系从倾巢入湘到回师驱逐滇军出境……陈良佐（40）
新桂系的饷捐……陈　雄（45）
蒋、桂争夺鸦片烟税的一幕……黄炳钿（52）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琐记……王捷三（55）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陈良佐（67）
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桂林、柳州的金融情况……王季森（74）
衡宝战役回忆录……邓达之（84）
钟祖培反白崇禧活动概略……杨　义（88）
林虎所处的时代和他在当时的活动……魏继昌（94）
自治军占领南宁后广西的局面……李家诜（135）
桂东地区自治军活动状况及地方纷乱情形…虞世熙（143）
陆荣廷入京记……卢五洲口述、何简章记录整理（151）
广西百色的烟帮……岑建英（155）
合山煤矿公司创办的经过……黄宗儒（161）
关于《孙中山北伐在桂林》的修正和补充…李文钊（16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七军提前入湘及其在北伐中的几个重大战役

尹承纲

广西参加北伐的先头部队是于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四月尾出发的，它比广东的大部分北伐军出动得还要早。因此，新桂系的头目们经常以此自豪，说国民政府北伐是广西推动的，是由于第七军在湖南打了胜仗，广东方面才觉得北洋军阀的力量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坚强，因此才决定出兵。其实，这里面是另有文章的。

李宗仁、黄绍竑虽合力统一了广西，而且名义上亦推举李宗仁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可是桂军的前身原是由李宗仁的“定桂军”和黄绍竑的“讨贼军”两个私家军队编并而成的，各有渊源，和合不易。有时虽曾合为一起，但只是限于共同利害的范围，固未尝有推诚相见之合作无间也。全省统一之后，举凡党务、军事、政治、经济、财政以及教育等方面的权位，两派中人企图染指，分得一杯羹者实繁有徒，争之不已，将破裂随之。这种隐伏着的危机，当时李、黄、白诸人认为，只有向外发展，才能彻底解决，此其一。再，其时湖南省长赵恒惕和湘南督办唐生智失和，唐虽有倾向广东革命政府的趋势（例如，他把他的胞弟唐生明送至黄埔军校第四期读书，实质上就是向革命“作质”），但他若离若即，

首鼠两端。至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五月间，唐生智通款广东革命政府的秘密泄露，吴佩孚援助赵恒惕向唐进攻，唐部败退到衡阳一带，拟撤退至广西。先是，唐已电请广西派兵援助。李、黄、白等考虑，假如唐生智退入广西，北军必将尾追入桂，是广西统一的局面必难保全，不如先发制人，出兵援唐。一则助人于危难之际，可收唐为己用；再则向外发展，内部的矛盾也就解决了。这才是新桂系提早出兵的真正原因。

广西决定出师北伐后，即积极从事于有关出发的准备工作，主要的是：1、组织“北伐筹备委员会”，派胡宗铎为主任委员，吕竞存、张壮生、林逸圣、黄宗儒等为委员，限期将有关北伐事项筹备完竣；2、重新挑选、编组北伐部队。桂军过去是以团为单位，有事时则指派参谋长、总参议或资深团长为指挥官，指挥作战。广西统一，归附国民政府，李宗仁受命为“广西军务督办”后，始将所部改编为九个旅，直属军务督办署。第一旅旅长由参谋长白崇禧兼；第二旅旅长俞作柏；第三旅旅长刘日福；第四旅旅长黄旭初；第五旅旅长伍廷飏；第六旅旅长夏威（后为韦云淞）；第七旅旅长胡宗铎；第八旅旅长钟祖培；第九旅旅长吕焕炎。每旅辖两个步兵团。另有独立营若干，直辖于督办署。

经过挑选编成的北伐军，即第七军，共为八个团。每团辖十四个连，全团约共一千五百人。全军约为一万二千五百人。参加北伐的团、旅为：第一旅全部（两团，下同），旅长白崇禧兼（后由夏威继任）；第一团团长陶钧；第二团团长吕演新。第二旅全部，旅长俞作柏（李明瑞代）；第三团团长俞作豫；第四团团长李朝芳。第五旅之第九团，团长陆

受祺。第七旅之第十四团，团长杨腾辉。第八旅全部，旅长钟祖培；第十五团团长尹承纲；第十六团团长周祖晃。另独立第一营一个营，炮兵营三个连和卫生队三个队。

全军武器：步枪九千七百余枝，山炮三门，机关枪十四挺，手枪、手榴弹各若干。全军由军长李宗仁统率。军之下分为两路：第一路指挥官白崇禧兼，夏威代；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兼。在出发之前（四月），并通令所有留在广西的部队，统由第七军党代表黄绍竑统率，联络范石生部驻守南宁，巩固后方。

李宗仁率领的北伐大军是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下旬由桂林向湖南出动的。先是，当唐生智迭电求援时，李宗仁已先派驻防桂林的第八旅第十五团（团长尹承纲）为前锋，于是年四月下旬出发，经全州、永州向衡阳前进，五月初到达衡阳。是时，唐生智和叶开鑫两军正在宝庆、衡州之间相持，展开拉锯式的战斗。吴佩孚系余荫森旅则已进抵株洲易俗河；江西的唐福山师则已进驻醴陵、攸县；而叶部邹鹏振大军且攻占了宝庆、衡阳之间的红罗庙，衡州已处在半包围状态中。此外，湘军第一师贺耀祖和第二师刘铏的态度又不明，如果他们亦加入叶军对唐作战的话，唐生智是无力抵挡的。唐部军心，颇形动摇。尹承纲团到达后，唐部即大事宣传，说："广西大军到了！"大放鞭炮，犒赏全团官兵，并赠送尹团三十节式轻机枪两挺，子弹万发。唐生智随即命令尹团配合唐部在金兰寺附近担任正面反攻叶军。攻击开始后，尹团官兵表现得勇猛慓悍，反复向敌冲杀，叶军慑于桂军声威，纷纷溃退。是役尹团缴获七九步枪二百余枝。同时，第八旅第十六团王赞斌亦在红罗庙附近萱州河地区协

同唐军反攻，取得胜利。至是，敌我两军形成对峙状态，尹团进驻永丰市一带，前后达三个月之久，并无战事发生，唐军士气复振。

尔后桂军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和江西的箬溪、德安、王家铺以及龙潭诸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比之好些北伐部队，如蒋介石的嫡系王柏龄部等要强得多，战绩也要大。但事实并不象新桂系自我吹嘘的那样“独力战斗”所得来。当时致胜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政治宣传工作的普遍和深入，战地人民对支援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大家都感到责无旁贷，从各个方面援助北伐军，第二，政治觉悟最高的工农劳动大众，还不只间接的援助北伐军，例如带路、送信、运输、救护和慰劳等而已，好些地区的工人、农民还直接武装起来参加战斗，有些则举行罢工或破坏道路，断绝敌人的接济和供应；第三，以优秀的共产党员叶挺为首的“铁军”独立团，自出发之日起，屡摧强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纪律严明，与人民融为一体。谁都知道，湘南的安仁、攸县、醴陵、平江和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攻克武昌诸战役，对于北伐能否胜利，北洋军阀能否打倒，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在这些战役中，独立团表现了异乎寻常的机智、勇敢和最慷高的革命精神，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还不只限于胜战攻克和杀敌效果，它的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事业伟大的革命精神，也感动和鼓舞了很多并肩作战的友邻部队：作战不力的，想想独立团；军纪不良的，比比独立团；团结不好的，看看独立团。风声所至，教育作用随之，这是当年北伐军中的实际情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兹将贺胜桥、箬溪、德安、王家铺、第二次德安和龙潭六大战役的作战情况，就回忆所得的分述于后：

一、贺胜桥战役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把前线部队区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由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六军等四个军组成，担任江西战场，以总司令蒋介石兼总指挥，攻击北洋军阀孙传芳所部敌人。另一部分由第七、第四（缺一师）和第八军等三个军组成，担任湖南、湖北战场，攻击吴佩孚所部敌人，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第四军归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指挥，分别会师武汉。李宗仁部于八月十九日下达总攻击令，各军即分别由驻地向敌人攻击前进：第七军的前进路线是张家碑、海家坊、蒲圻、咸宁，会师武汉；第四军的前进路线是由平江、通城而会师武汉。攻击开始后，第四军的行动较为迅速，先将盘据平江、通城当面之敌“崇通镇守使”陆云部扫清，陆云自杀于通城北门楼司令部；接着取得汀泗桥的胜利，乘胜追击敌人到贺胜桥展开攻击。时值吴佩孚亲率精锐部队刘玉春、张占鳌、靳云鹗等师南下增援；吴在贺胜桥复收容了由汀泗桥败退的孙建业、陈嘉谟等残部，共约三万余人，据守贺胜桥王本立一带，凭险设防固守。贺胜桥两侧，左有梁子湖，右有背塘湖，形势天险，吴佩孚以之为最后据点，以抗我军。同时，金牛方面尚有宋大霈所部敌人约五六千之众牵制我军。第四军追敌到贺胜桥之后，激战竟日，尚未得手；第七军进到咸宁时，闻贺胜桥战斗激烈，即命先头部队俞作豫团参加作战，增援第四军右翼；继派第八旅第十五团

尹承纲和第十六团周祖晃两部加入作战，在进抵王本立南端约七八里的村落时，即与北军的前卫部队遭遇，随即追击至王本立附近，北军大部已展开，愈战愈多，七军各部亦均到达，竟作延翼之争夺战，双方肉搏，战斗激烈，伤亡惨重。经我军反复冲击，最后敌之左翼受到我军重大压力，先行溃退。当第七军正激战于王本立的时候，闻贺胜桥南端炮声犹烈，第四军黄琪翔团（该团紧接第七军左翼）向第七军求助，指挥官夏威派第四团李朝芳部赴援，攻击敌军的侧背，黄团乘势反攻，北军即纷纷退却，溃不成军。吴佩孚虽用机关枪、大刀在后方督战，不准后退，反而受到败兵的反击，把他的副官也打死了。吴见大势已去，遂仓皇乘火车向武昌逃去。第七军派夏威指挥第一、第二两旅，经金牛向鄂城追击敌人；追至鄂城时，将敌宋大霈部全部缴械，并掳其参谋长聂洸以归。同时我第四、第七两军仍跟踪追击吴佩孚残部，于九月一日到达武昌城下，将武昌城团团围困起来，李宗仁并受命为攻城司令。我军以长途远征，利在速战，乃于二、四、五日三次攻城，无奈城极坚固，高达三丈余，急遽难下。此时我军已占领汉阳，吴军刘佐龙已在汉口反正，武昌已成无援的孤城。是时第七军突接到江西统帅部的命令，以蒋介石指挥的各军在江西作战失利，调第七军星夜赴援。第七军遂将围攻武昌城的任务移交第四军完全负责，并于九月十二日离开武昌，取道鄂城向江西进发。

补记：当第七军和第四军攻下汀泗桥、贺胜桥时，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与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曾会晤于蒲圻。加伦将军说：从此我军可以乘胜长驱无阻地抵达武汉了！惟宜从此处先派一军从长江上游渡过北岸，以免我军攻击汉口时冒

敌前渡江的危险。统帅部接受了加伦将军的建议，即派夏斗寅一师先从嘉鱼渡过长江北岸。九月一日，敌困守武昌城。三日，夏师已到达竹篙山，从容指挥，据守汉口之敌刘佐龙部即同日反正。至是，我军官兵对于加伦将军的预见，莫不同声赞佩。

（本节有些资料，是林少波提供的，北伐时林任第七军军部参谋处长，合注明）

二、箬溪战役

第七军撤离武昌后，东经鄂城、大冶、阳新向江西前进。我军在向阳新前进时，并收编了马济所部武卫军陈良佐团为第十九团，任胡天乐为团长，陈良佐为第十旅旅长，陈良佐的同情革命，是由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琛介绍的。马济的武卫军，是在广西陆荣廷失败后，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时以滨湖米捐局收入为经费重新扩编起来的。吴佩孚名义上任马济为两湖巡阅使署参谋长，其实吴的阴谋是想利用马济恢复武卫军的实力来协防武昌，俟消灭我国民革命军后，再利用马济来收拾广西。陈良佐团的官佐如胡天乐、黎行恕等，对国民革命军表示同情，不愿广西人打广西人，故在协防的名义下，实行脱离马济的关系，投奔国民革命军来。当渡过大冶湖到获田桥时，忽接我新编旅长陈良佐报告：敌人马登瀛部在黄石港登陆，企图袭击我第七军之后；又据报孙传芳派谢鸿勋、陈调元、王普三个师向阳新前进，企图合击我军。此时，我军以当前主要任务在迅速救援江西友军，此项任务极为繁重。经判断：黄石港之敌，有大

冶湖隔绝，一时不易飞渡，我军的决心，应以完成主要任务为主，不受零星情况所转移，应继续向江西前进；至黄石港之敌，则电请武昌方面派队处理。我军在继续向江西前进中，又接民众报告：距我右侧约十余里的北港有敌旅长庞广荫所部数百人出现。我军即派先头部队第十五团威力搜索，一经接触，敌即向羊肠山方向溃逃；我军衔尾直追至江西箬溪附近时，据报箬溪市东方高地上为孙传芳精锐部队谢鸿勋师凭险扼守，阻我第七军前进。我军遂于九月三十日派第八旅进攻，于是晨八时开始接触，不及一小时敌即溃退，第七军遂占领箬溪市，与敌阵相对峙。接着，我军侦知敌右侧高山空虚，全无守兵，乃由第十五团派兵一营攀登山顶，瞰见山麓轿马很多，正是敌谢鸿勋司令部所在。我军另派第一旅向敌人右后包围攻击。敌人同时已受到我军山顶的瞰射，正面又受我第八旅的攻击，右后复受我军第一旅的包抄，无路可逃。我军遂将敌人压迫于修水河内全部歼灭，尽缴其械。谢鸿勋负伤后混在俘虏中，后逃至上海，卒因重伤死于医院。箬溪大战，于当日黄昏时胜利结束。至此次缴获的武器，除完整山炮四门外，其余多是汉造七九步枪及机关枪、驳壳、手枪等。所缴获的武器，都分配给我军官兵使用，士气因此大振。

三、德安战役

箬溪大捷后，第七军为了策应友军作战，计划迅速进占位于南浔铁路中心的德安重镇，断绝敌人后方的联络；同时，第七军东进以来，始终没有和围攻南昌方面的友军取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联络（当时第七军还没有无线电台配备），而号称五省联军的孙传芳又是拥有将近二十万精兵的强敌，各方情况不明了，故决心进攻德安，借以探知各方情况。后来将箬溪战胜时检得的谢鸿勋重要文件检查后，始知南昌方面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王柏龄、朱培德等部均在南昌失败，第一军代军长王柏龄和该军政治部主任缪斌俱弃职潜逃，蒋介石退到高安收容；第一、第六两军再向西撤退；第三军则向萍乡方面撤退。孙传芳正在分途追击中。此时第七军若由武宁还救，不但辗转拖延时日，而且会招致敌人的全线追击；若由箬溪西走，则南浔路及赣北各处之敌又将追袭我后；黄绵、广济的陈调元、王普等部亦将溯江西上，反攻武汉；武汉若动摇，湖北、湖南将不可保，那就不只前功尽废，甚至连革命军的归路也断绝了。于此成败存亡决于俄顷之际，我军遂不惜冒孤军深入的危险，决心集结全军力量攻占德安，使向赣西追击之敌，不能不回师救援；一以减轻友军方面所遭受的压力，同时还可以促起它们反攻，把被动变为主动，将敌人置于我方前后夹击之中。我军于十月一日由箬溪开始前进，二日到达距德安城郊的抗箬村十里附近。当时，德安城附近的宝岭、九仙岭一带高地，已早为孙传芳所部毕化东、段承泽两部主力所占领，并构筑有强固的工事，准备固守。三日，我军开始进攻。自晨至午，与正面之敌段承泽部多次作阵地争夺战，战斗异常激烈；而占领宝岭的敌军炮兵，复猛烈向我军集中射击，死伤惨重。但第七军的士气始终高涨，前仆后继，毫不畏怯，例如第十四团某营的排长杨福星（壮族）头部受伤颇重，裹创后，仍争上前线杀敌！士气旺盛，可见一斑。下午二时，第九团团长陆受祺阵亡。该团全团官长健存

者仅团付、连长和排长各一人而已，余均负伤或阵亡。是役全军伤亡的营长共达九员；战斗的剧烈，牺牲的惨重，可以想见。在激战当中，我军战线已频于动摇，幸我炮兵和总预备队第九团适时加入战斗。李宗仁又派夏威到左翼、胡宗铎到右翼督战，限命黄昏前发起总攻，结束战斗。至下午五时左右，我军两翼同时反攻，其时南浔铁路有敌装甲列车往来威胁我军，适我炮兵于太阳倒影中命中敌装甲列车，其余战车纷向南昌方面逃走；我第四团有一个连亦于此时由德安城西门攻入城内，杀声震天，威胁敌人。正面敌段承泽部首先动摇，向吴城方面溃退。

第七军进入德安城后，即向各个方面查探南昌方面的消息，均渺不可得，只闻蒋介石在南昌损失很大，第六军退修水，其余情况不明。四日上午九时左右，我军飞机在德安西门外投下通讯筒，内说：目下有约两万人的行军长径的敌军由涂家埠北上。我军根据这个情况判断：德安位于南浔路的中点，现在南北两头均有强大的敌人，如果不及时撤退，必有遭受敌人夹击的危险。当时南浔车站、吴城、南康、马回岭各处均发现孙军；而瑞昌、白洋方面又有孙军前进截断我军归路的情报；而我军直至四日下午仍未与南昌友军取得联络。此时，我军进战则方向不明，据守则孤立无援，倘待白洋之敌至桔林，占领箬溪，则我军就变成孤军守重地，将难免于危亡。因此，第七军即决定于四日下午黄昏时向箬溪市背进，选定最近之敌迅速击破之，于是跟着有王家铺之役。

第七军向箬溪背进时，我第十五团全团及第十六团陈义檐营奉命为后卫，掩护全军退却。自五日辰至酉，抵抗了敌

人的猛烈攻击，主要的战斗，是在九仙岭下进行。至当日黄昏后，我已完成了掩护全军安全退却的任务，遂率领全团和陈义橹营以向箬溪撤退。是役，营长陈义橹重伤；士兵共伤亡数十人。

四、王家铺战役

八日，我全军退到箬溪市。当日即接到第六军军长程潜到达抱桐树的消息，全军精神为之一振，以现在已不是孤军作战了。但同时又据报，敌陈调元、王普两师已到达王家铺、白水一带。王家铺距箬溪市不过十余里，形势危逼，若不迅速出其不意把它们各个击破，我军就有被陈、王两部敌人与德安方面之敌连合夹攻的危险。是时，第七军以连日苦战，屡进屡退，本已极度疲乏，兵员损失也很大，全军健存的只有七千左右人，而王普、陈调元两师，一个师的人数就有一万五千人，合起来是三万人。众寡之势是十分悬殊的。但当此成败关头，全军都下定死中求生、消灭敌人的决心，并决定于十月十二日向该敌进攻。第七军前进到王家铺附近即与敌遭遇，敌军已先我军占领了盘龙山、白水街一带阵地。面对优势敌人，我军遂采取快捷行动和猛烈冲击的作战法，并要求在当日黄昏前结束战斗。乃令第八旅派出第十五团攻占梅岭右侧制高点，约定到达后举火为号。我军从敌人右翼取包围形势占领了制高点，瞰击敌人的右侧背，敌人即呈现动摇，因时已黄昏，暂停进展，遂与敌人进行“阵地彻夜”是役我第二团团长吕演新阵亡；第七军又因连日在箬溪、德安、诸战役消耗弹药人马很大，尚未得到补充，故本日作战

借得子弹五万发，为翌日拂晓攻击之用，并请第六军担任攻击白水街方面之敌。十三日拂晓，我全线反攻，均遭到敌方的顽强抵抗，幸得我第二旅及第十五团第二营（营长粟廷勋）攻进敌的司令部，打乱了它的指挥系统，敌遂全面崩溃，向瑞昌、九江方面逃去，第七军分兵追击。清理战场后，全军仍回箬溪市休息、整理、补充。由于日来接连的几次大战役，我军都是以寡敌众，以迅速、勇敢的行动击破优势的敌人，敌人连续吃了第七军的大亏，此后再也不敢前来侵扰了。由此得到了“钢军”的称号。

五、第二次德安战役

十月十三日第七军击退王家铺之敌退回箬溪市后，正在积极从事整理补充专候统帅部命令出动的时候，统帅部派参谋长白崇禧携带无线电台前来协助第七军指挥；夏威部参谋长毛炳文又介绍赵恒惕部师长贺耀祖率部来投；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也亲率该军第十二师由武汉赶来归李宗仁指挥，协同作战。十月中旬，第七军在统一命令指挥之下，又由箬溪市向德安作第二次的进攻。以第四军为总预备队；以贺耀祖部担任九江方面警戒，相机进占九江。十月中旬，贺部进占九江。九月三日，第七军再到达德安城附近，敌孙传芳卢香亭部稍作抵抗即退据九仙岭阵地，与我第七军激战到半日的时候，第七军从右翼压迫接近铁路线，威胁敌之侧背后，敌不支，向吴城、涂家埠方面溃退，第七军派队追击至吴城、涂家埠，缴得步枪数千枝，炮若干门。是时我第七军以南昌敌人尚负隅顽抗，乃加派陶钧率兵两团，疾驰南昌攻击牛行车

弹药奇缺，只靠在火线敌尸身上找到补充。十二晚向第六军站，解决牵制我攻击南昌友军的敌人，是役又缴得枪枝四千余枝。至是，南昌守敌邓如琢等见外援已绝，遂开城投降。十月下旬，我第七军进驻九江，稍为休息，即转武汉。此时宁汉双方，对广东国民政府迁都意见发生分歧；汉方主迁武汉；蒋介石则主张迁南京，相持不下。

六、南京龙潭战役

一九二七年八月间，第七军由徐州回师南京。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孙科、谭延闿、李宗仁等同到庐山与唐生智开会。回来时途经安庆，陈调元欲探听会议的内容，乃在安庆江面停船等候李宗仁。正在谈话间，兵船哨兵发现北岸有数百号艇仔向南岸兔耳矶附近靠驶，已有追近者。第七军随从参谋吕梦熊乃令哨兵开枪阻止，双方遂互相射击，始知敌孙传芳企图渡江攻击南京。这是旧历八月初三日发生的事情。南京对岸之敌借英国兵舰的掩护，由划子口纷纷向八卦洲一带登陆，袭击乌龙山各炮台，更占领了其他七个炮台。我军派驻雨花台的贲维富团赴援，几经苦战，才与罗浩忠补充团守兵将失地恢复，并将这第一批登陆之敌压入八卦洲内而歼灭之。其在乌龙山以东登陆之敌，则占据南象山、北象山、栖霞山、青龙山、黄龙山一带阵地顽抗。我军连日进攻，第一师、第二师、各部加上铁道炮兵协同作战，皆未得手。孙传芳更放出“要到南京度中秋节”的豪语，初九日上午，孙传芳亲自渡江在龙潭车站督战，旋即遁去。是日战事达到了最高峰。敌人坚守栖霞山及黄龙山，争夺亦最烈。我军攻击

至下午三时几于顿挫，幸是时我炮兵命中敌阵数弹，飞机亦临空投弹，我军士气大振，一拥而上，胜负遂决。初九日夜二时，李宗仁在下蜀车站与白崇禧会面。据他亲口说：他于初四日由上海来南京，至镇江时被邓宝珊登陆部队所阻，乃转杭州去找蒋介石，蒋手令文鸿恩师归他指挥，从东面牵制敌军，协助西面作战，一路尚未受很大抵抗。

是役，孙传芳调集所有五省残余之众，以福建未曾使用过的生力军为基干，作最后的孤注一掷，但他的作战方法是分批渡江，随到随即加入作战，致给我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战斗连续七日夜，军无给养，背水无援，在龙潭车站被我军俘虏的三个旅长，一见我军就睡在地上乞讨茶饭，自称已四日没有滴水粒饭入口了。所有渡江之敌，除战死者外，全部做了俘虏。由战场押解至明孝陵收容所收容的俘虏，排成十余路行列，都是饥饿晕眩不能健步的。战场沿岸布满兵马尸体，臭闻数里。战场上抛满枪炮弹药，因我军贾维富团长对战场上敌遗落武器检管不力，致被何应钦的第一军乘机取去不少，贾团长因此也受了处分。

第七军在北伐中几次重大战役的回忆

莫树杰

一、贺胜桥之役

一九二六年夏，广西出师北伐，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军以下编为两路，指挥官为夏威、胡宗铎。路以下为旅，每路辖两个旅，旅长为夏威（兼）、胡宗铎（兼）钟祖培、李明瑞。旅以下为团，每旅辖两个团，共八个团。团长为陶钧、吕演新、陆受祺、杨腾辉、周祖晃、俞作豫、李朝芳、尹承纲（后交王赞斌）。我那时在第十四团任少校团附，第一营长贲维富，第二营长黄自强，第三营长王若愚。第十四团当时的装备非常低劣，武器不但是旧式，而且很复杂。只以枪的口径种类来说，就有十多种。计有德造七九步枪、马枪，六八步枪，日造六五步枪、比造村田步枪、法造三响勾枪；还有毛瑟、九响步枪、十三响枪、单响枪、台炮、土造（本地造）各种口径步、马枪等等。子弹除七九步弹、六八步弹，每枝枪配一百或八十发外，其余的子弹都不多，甚至有的只一、二十发。装备虽然低劣，但士气很旺盛。原因：就是由于全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及其操纵下的北洋军阀的蹂躏，对于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真如“大旱之望云霓”。当时在广东实现了第一次的国共合作，在共产党的领导北伐下，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打倒列强，除军阀”

的雄伟歌声激发了广大群众。当时第十四团在这个充满革命的气氛下，随第二路指挥部由广西出发到达湖南永州宿营。当晚接到指挥部的命令，说永州大中桥有土匪百余为害地方，影响我军后方安全，要我团派兵清剿，团部就派第二营负剿匪的任务，营长黄自强因脚痛不能出发，委我接任该营营长职务。我营由永州城出发，到达目的地时，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并渴望我营能即时将该匪歼灭，使地方治安及早恢复。我营得当地群众的帮助，派出向导，我营得以迅速行动，将该匪包围攻击，约战一小时之久，即将该匪击溃，除俘虏与打死、打伤外，余匪散逃山区。当时本应将该匪彻底肃清，但因北伐任务重大，关于肃清残匪工作，只得交由地方团队负责办理。当我营由大中桥开拔回永州时，受到当地群众慰劳，赠送很多礼品和酒肉。回到永州后，我营继续随团部由永州出发，在途中，军部政治部陆续派来我团及各营、连政治指导员。对官兵进行政治训练，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有政治的修养和高度的革命热情。他们到职后，就马上拟订官兵政治教育规划，利用行军、宿营、作战的机会，来贯彻官兵政治教育。同时还组织宣传队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每到一地就举行军民联欢大会，使军民合作，打成一片。部队在行军宿营中，要求在出发时上好老百姓的门板，扫净宿营地，交还借用老百姓的东西。并号召官兵不强买强卖，不强拉民伕。并根据这个内容制发每个旅以上司令部一面黄色军令旗，以资遵守。更重要的是颁布作战的“连坐法”，树立了人人有进无退的精神。因此，部队中一天天的好起来，纪律严明，有秋毫无犯的风气。当我们进入长沙时，周围残敌尚未肃清，湖南省工人、农民在配合我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